

歸

田

瑣

記

歸田瑣記卷五

福州梁章鉅撰

鼉拜

山中故人往來每喜詢朝中故實以擴聞見或問何爲布庫之戲余講布庫是國語譯語則謂之掇腳選十餘歲健童徒手相搏聽事賭腳力勝敗以仆地爲定康熙初用此收鼉拜故至今宮中年節宴必習演之或問鼉拜爲何人曰

國初勦舊無不知有鼉拜者迨後罪狀昭著而

列聖猶曲加軫念疊沛恩施恭讀乾隆四十五年

諭曰朕恭閱

實錄見鼇拜以從征屢立戰功歷封公爵

聖祖仁皇帝嗣統與內大臣蘇克薩哈等爲輔政大臣並

加太師是時

皇祖冲齡踐阼鼇拜受事以後卽專權自恣擅作威福因

與內大臣費揚古有隙坐伊子倭赫並侍衛西住折克圖

覺羅薩爾弼等以擅乘

御馬及取

御用弓矢射鹿罪俱棄市並坐費揚古怨望亦棄市並殺  
其子尼侃薩哈連籍其家以與其弟穆里瑪又蘇克薩哈  
係鼇拜姻婭亦以論事齟齬積而成讎因蘇克薩哈籍隸  
正白旗鼇拜欲以薊州遵化遷安諸屯莊改撥鑲黃旗而  
別圈民地給正白旗

詔遣大學士管戶部尙書蘇納海與直隸總督朱昌祚巡  
撫王登聯丈量酌易經朱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圈換鼇  
拜卽坐蘇納海以撥地遲誤昌祚等以紛更妄奏悉逮治  
棄市且以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爲膚親王私黨令部臣

盡削世職以洩其忿並以蘇克薩哈疏稱往守

陵寢得以生全之語卽誣坐以懷抱奸詐存蓄異心二十四大罪應予磔死

皇祖鑒其誣堅不允所請鼇拜攘臂强奏累日竟予絞決並誅其族屬又入對時輒請申禁言官不得上書陳奏時有竊鼇拜馬者卽捕斬之並殺

御馬羣特長

皇祖以鼇拜黨權不法怙惡弗悛用人行政專恣妄爲文武各官欲盡出伊門下與穆里瑪等結成黨羽凡事在家

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兇惡毀棄國典特降

諭旨嚴拿勘審並親加鞫問情罪俱實諸王大臣擬請正法

皇祖念其効力年久不忍加誅從寬革職籍沒同其子那摩佛一併拘禁迨伊死後仍

念其舊勳追賜一等男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後賜鼇拜祭葬復一等公世襲罔替是鼇拜一身之功罪載在冊籍昭然不爽朕惟大臣爲國宜勤功銘鐘鼎尤當深自斂抑律已奉公以保全終始

况以輔臣躬承顧命翊贊機務更宜小心謙謹不可稍涉縱恣乃鼂拜當日自恃政柄在握輒敢擅權骹法邀結黨羽殘害大臣罪蹟多端難以枚舉若非

皇祖英明剛斷立于竿究漸將跋扈難馴政事亦不可問至圈地一案相持不決百姓環訴失業幾至釀成大事皇祖不卽加誅僅予褫奪仍給男爵已屬格外之仁至皇考復還公爵時因念鼂拜舊勞伊孫達福才具又尙可用是以仍予施恩蓋于鼂拜擅權縱恣固所熟聞至其不法款蹟如

實錄所載纍纍若此未必一一臚悉也今朕備稽事實蹟  
狀顯然若不覈其功罪明示創懲在薨拜一家之僥倖所  
關猶小而後之秉鈞執政者無復知所顧忌將何以肅綱  
紀而杜僉邪乎所有現襲薨拜公爵之德生本身既無過  
犯且令承襲俟出缺時卽行停襲公爵仍照

皇祖所降諭旨給予一等男爵世襲罔替已足以示國家  
法外施恩舊勳之意矣 謹按康熙之元

上甫八齡薨拜正當國恃其勞績肆行無忌

上早洞悉其奸在內日選小內監令之習布庫以爲戲薨



拜或入奏事並不之避且以

朝廷弱而好弄心益恬然無所顧忌一日入內忽爲習布  
庫者所擒十數小兒立執釐拜付外廷遂伏誅以勢敵重  
灼之權奸乃執於十數小兒之手如此除之行所無事非  
神武天授其孰能與于斯

### 噶禮

舊聞吾閩趙二令太史

晉

典試江南以關節破案實與總

督噶禮朋比爲奸又蘇撫張清恪公

伯行

因此事與噶禮

互揭罪幾不測惜未詳其顛末後諺之史館諸公始筆記

之云噶禮由廕生歷官吏部郎中康熙三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噶禮隨左都御史  
于成龍督運第一起兵糧敘功升

盛京戶部理事官不三年遂授山西巡撫噶禮曾以霍州  
牧李紹祖保題洛安守及紹祖使酒自刎匿不以奏吏議  
革噶禮職奉

旨留任御史劉若鼐疏劾噶禮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  
數十萬兩知府趙鳳詔爲噶禮心腹專用酷刑以濟貪壑  
下噶禮回奏得辯釋平遙民郭明奇等以噶禮縱庇貪婪

知縣王綬赴巡城御史呈控事

聞且列款入奏一通省錢糧每兩索火耗銀二錢除分補大同諸處虧帑外入已銀共四十餘萬兩一指修祠宇用印簿分給通省勒捐入已一縱令汾州同知馬逢葵賍分潤一令家伶赴平陽汾州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饋送銀兩一因詞訟索賂汾介休富戶亢時鼎梁湄銀兩一納知縣杜連登賄許調缺及連登以貪婪被揭復曲加庇護一隱匿平定州竄傷不報請究賍治罪又下嚙禮回奏亦以無左證獲免旋內遷戶部左侍郎復外擢江南江西總督歷

疏劾罷江蘇巡撫于準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漢督糧道賈朴知府陳鵬年等及張清恪公撫江蘇以事積忤噶禮至是公發辛卯科場不公事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檢舉知縣王曰俞方名<sub>出</sub>之吳泌程光奎二名平日不通文理

上命尙書張

鵬翻赴揚州會審張與噶互相疏劾

上復命張鵬

會同總漕赫壽查審覆奏噶禮免議張伯

行革職贖徒

上切責張鵬

等掩飾和解瞻徇定擬遣尙書穆和倫前

往覆讞仍如所擬定議得

旨噶禮屢次具摺叅張伯行朕以張伯行操守爲天下第一斷不可叅手批不准之諭旨現在此所議是非顛倒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復

諭九卿等曰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蝕削一半矣卽如陳鵬年稍有聲譽噶禮久欲害之曾將其虎邱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礙又曾叅中軍副將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朕於是時已心疑噶禮矣互叅一案

初次道官往審爲噶禮之所制不能審出及再遣大臣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宮之意使正人無所疑懼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尋九卿等議二人並任封疆互相訐叅有玷大臣之職均應革任

上命張伯行留任噶禮革職於是天下快之未幾噶禮之母叩

闕稱噶禮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伊命噶禮妻以別戶子幹泰爲己子縱令糾衆毀屋噶禮攜資財與妻子移居河西務奸詐兇惡請正典刑下刑部鞫訊得

實擬將噶禮凌遲處死妻誦絞色勒奇幹都並斬幹察發  
黑龍江家產入官得

旨噶禮令自盡妻亦從死餘悉如部議

隆科多

仁廟升遐之日大臣承

顧命者惟隆科多一人是以

憲廟恩遇極隆

親政之初諭隆科多應稱呼舅舅嗣後啟奏處皆書舅舅  
舅隆科多謹按隆科多爲

孝懿仁皇后父佟國維之子襲公爵官吏部尙書加太保  
後以四十二款重罪應誅雍正五年獄成奉

旨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禁錮死於禁所獄詞  
載隆科多私抄

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

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爲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  
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卽是死期已至之時大  
不敬之罪三

盛京兵部主事瑪岱之事屢奉



聖諭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

皇上賞銀三千兩令修理公主墳墓隆科多遲至三年竟不修理大不敬之罪五

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

御前乃詭稱曾帶七首以防不測欺罔之罪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一萬兵欺罔之罪二時當太平盛世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妄奏被劾知縣關隴原係好官欺罔之罪四

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調  
取年羹堯來亦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之  
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交結阿靈阿揆敘邀結人  
心姦黨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姦黨之罪二徇庇傅  
鼎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叅姦黨之罪三比暱伊門下行  
走之蔡起俊姦黨之罪四徇庇阿錫鼐法敏將倉場所奏  
泡爛倉米著落歷年監督分賠之案巧爲祖護其奏姦黨  
之罪五徇庇菩薩保囑托佛格免叅姦黨之罪六任吏部  
尙書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爲佟選不法之罪一縱容

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不法之罪二徇庇提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囑託原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例不法之罪三發遣安西人犯應給口糧並赤金等處應裁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不法之罪四因係佟姓捏造惟有人冬耐歲寒之語向人誘示以爲姓應圖讖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將私取金銀豫行寄藏菩薩保家不法之罪六挾勢用強恐嚇內外人等不法之罪七索詐安圖銀三十八萬兩貪婪之罪一收受趙世顯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二收受滿保金三百兩貪婪

之罪三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貪婪之罪四收受  
甘國璧金五百兩銀一千兩貪婪之罪五收受程光珠銀  
五千兩貪婪之罪六收受六格猫睛映紅寶石貪婪之罪  
七收受姚讓銀五百兩貪婪之罪八收受張其仁銀一千  
兩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貪婪之罪十收受  
吳存禮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銀一千  
五百兩貪婪之罪十二收受佟國勳銀二千四百兩貪婪  
之罪十三收受佟世祿銀二千兩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  
樹德銀二萬一千四百餘兩貪婪之罪十五收受菩薩保

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十六以上罪案昭著陸科多應斬立決妻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疏入邀

寬典我

朝之恩禮故舊仁至義盡蓋史冊所未聞也

年羹堯

陸科多因議年羹堯罪狀徇庇不協坐削去太保革去尙書按年羹堯父遐齡湖北巡撫羹堯以康熙三十九年翰林出身歷充四川廣東試差不十年擢爲四川巡撫西藏軍興請親赴松潘協理軍務以功晉四川總督旋授定西

將軍西藏平入

觀賜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封三等公加太保青海軍與  
授撫遠大將軍督奮威將軍岳鍾琪進剿凡百有五日而  
青海平進一等公加太傅父遐齡如其爵長子斌給予爵  
入

觀賜雙眼花翎四國補服黃帶紫轡值莊浪番賊滋擾又  
率岳鍾琪剿平之敘功次子富給男爵時四川巡撫蔡珽  
被羹堯劾入京得

召見因陳羹堯貪殘諸款又羹堯嘗薦西安布政使胡期

恒可大用期恒入

覲以奏對荒謬革職時劾羹堯者紛起

諭曰年羹堯曾妄舉胡明恒妄劾金南瑛等又遣官弁築城南坪不惜番民致驚惶滋事反以降番復叛巧飾具奏又青海蒙古饑饉匱乏不上聞年羹堯從前不至於此或自恃已功故爲怠玩或誅戮太過致此昏憤豈可仍居總督之任念其尙能操演兵丁可補授杭州將軍嗣山西巡撫劾羹堯私佔鹽窩擅用正課西安巡撫亦劾羹堯藉口捕治鹽梟率兵夜圍邵陽民堡致死多人並下部議罪羹堯

行至儀徵逗留不前回奏又多校飾部臣請逮問又合詞奏美堯罪狀疊疊請正典刑並議盡革世職得

旨令將軍督撫提鎮各抒已見入奏旋據各省次第舉發復奏請速加誅戮章下所司時已逮美堯來京嚴鞠議政大臣三法司九卿等奏言美堯罪蹟昭彰彈章交至其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爲不軌一奏繳

硃批諭旨故匿原摺詐稱燬破做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餞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爲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鎖子甲二十八箭銀四千又私貯鉛子



皆軍需禁物一偏造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調兵  
捕卻陽鹽梟致死良民八百餘奉

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止傷六人一南坪築城官  
并騷擾番民不卽劾奏一詭劾都統武格等鎮海堡失律  
一西安解任時私囑咸寧令朱炯賄奸民保留一縱令劉  
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勳名姓赴任知而不奏一  
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入軍功其十八案一家人魏之耀家  
產數十萬金羹堯妄奏毫無受賄一西寧効力者實止六  
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退役王治奇冒軍功得授州判

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員補服淨街一驗  
看武官用絲頭牌引見一設座當會府

龍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鵞黃佩刀荷囊一擅用黃袱  
一官員餽送曰恭進一縱子穿四圍龍補服一與屬員物  
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  
一令蒙古北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督撫書官  
署名一進京沿途填道疊橋市肆俱令閉戶一館舍牆壁  
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鼓吹樂人蟒服一私造大  
將軍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至千萬提鎮叩頭

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

恩詔到陝並不宜讀張掛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于私室啟發一不許同城巡撫放轍一勒娶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爲妾一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鐙一大將軍印不肯交出一妄稱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之耀等朝服蟒衣與司道提鎮官同坐一違

旨逗遛儀徵一勒令川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結邪黨沈竹戴鐸等懷欺惑衆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叅劾奏疏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

朝乾其事擅之罪六一建築邵陽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兩一委侍衛李峻等署理守備奉

旨飭馭仍不卽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鹽一

諭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鹽擅行銷案一守備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囑直督李維鈞勒清苑令陸篆接受前任王久猷虧項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現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糧實冊不先咨晉撫諾祇欲令遲誤致罪一尙書綽奇自軍營商辦糧餉清

查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違誤軍需一捏奏變

州知府程如綵販賣私鹽殺傷多人一欲令李維鈞爲巡撫屈陷原任巡撫趙之垣一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其殘忍之罪四一邵陽鹽梟案內故勘良民無辜馮猪頭至死一鎖禁筆帖式戴蘇一劾金南瑛等七員急欲出缺與私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濟克濟扎卜等致困苦失所其貪黷之罪十八一收受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捐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垣罷職發往軍營羹堯勒餽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寶榮銀兩一收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一徧置私人私行鬻茶一

私佔威寧等鹽窩十八處一收受鴻臚寺少卿葛繼孔古玩一索屬員傅澤濤賄不據實劾虧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川四省効力人員每員執銀四千兩一受叅革知府樂廷芳賄奏隨往陝省一掠各番衣服爲已有一私征新撫各番租糧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馬匹一私販馬發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朱尙文赴湖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人賣茶得銀九萬九千餘兩其侵蝕之罪十五一冒銷四川軍需入已一冒銷西寧軍需入已一冒銷軍前運米費入已一侵用各員弁

俸工凡五年皆入已一築布隆吉爾城冒銷工料入已一  
隱匿變關稅銀又加派糧規入已一盤獲私茶取罰贖銀  
入已一侵用河東鹽政盈餘入已一西安米萬石未運赴  
西寧冒銷運費入已一寧夏各衛貯倉穀收留西寧養馬  
銀並收入已一侵用城工餘銀入已一抄沒塔兒寺礪砂  
茜草諸物私變價銀入已一侵用紀連詔等捐解銀入已  
一斫桌子山木植入已共計賍銀三百五十餘萬兩罪凡  
九十二款供狀明白律應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伯  
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

妾姊妹並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爲奴奏上

恩予自裁子富立斬餘十五歲以上之子發極邊其父遇  
齡兄廣東巡撫希堯革職免罪于是就獄中傳

諭義堯曰歷觀史書所載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  
先尙皆僞守臣節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  
其人乎朕待爾之恩如天高地厚意以爾實心爲國故盡  
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作威作福植黨營私辜恩負德于心  
忍爲乎卽如青海之事朕命於四月備兵又命於八月進  
兵爾故意遲延及嚴加督催然後進剿孤軍冒險幾至失



機又如爾令阿剌納之兵山陽斯前進涉險惡必不可行之路豈非欲陷害阿剌納乎又如爾令富寧安將駱駝三千從巴里坤送至布隆吉爾爲無用之需豈非設計欲陷害富寧安乎又私調岳鍾琪之兵至西安爾令舍近就遠紆道數千里欲使蔡珽運糧不及豈非欲巧陷蔡珽乎此皆軍務大事而爾視爲兒戲藉快私忿尙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善後十三事于不應造城處議造城不應屯兵處議屯兵籌畫邊機如此草率是誠何心青海用兵以來爾殘殺無辜顛倒軍政朕尙未令入于廷獄卽就

所議九十二款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共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方必賞罰公明方足爲治爾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憲典而服人心今寬爾磔死令爾自殺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死罪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爾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也雍正五年上念平青海功令羹堯子俱赦回京

訥親

乾隆之初諸城劉文正公甫任總憲卽疏劾訥親職掌太多任事過銳乞加裁抑時訥親方爲吏部尙書軍機大臣

上行走奉

命查閱河南江蘇安徽山東一路營伍游陞揆席

恩遇之厚申於朝班因金川之役張廣泗久無成功、

命馳往經畧軍務卒至愆事恭讀乾隆十三年

諭云朕自御極以來大臣中第一受恩莫如訥親金川雖云小醜而老師糜餉克捷無期凡在臣子皆有同仇敵愾之念訥親身爲大學士從前在京時不過于軍機奏到隨常辦理從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將來作何了局欲請身往視師彼時傅恒卽曾陳奏願効前驅朕以封疆大

吏自能辦理不必特遣大臣卽應派往傅恒亦不可居訥親之先未經俞允及經畧需人因以付之訥親朕意以伊平日受朕如許厚恩自知奮勉乃起程之時全不踴躍彼其意以爲軍前調集大兵指期克捷勝則引爲己功卽不勝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顏面所關國家軍旅之重皆所不計其隱衷已不可問及至軍營張廣泗方觀望不前而伊復茫無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兩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請建礮與賊共險不思以士卒攻討之力轉使建礮資寇是其第一謀蓋旣已貽笑衆人矣自是始有申飭之旨

然猶望其成功而乃身圖安逸並未親履戎行竟敢奏稱  
軍士夤夜向礮放鎗伊在營中望見火光經朕督飭始行  
前進而逃所奏阿利山之役我兵屢次退回因伊等在彼  
未至大奔及伊等回營我兵數十人卽各鳥獸散將領不  
復相顧觀此情形是聚未奔而伊等輒已先退又何怪士  
卒之望風潰散以受恩之滿洲大臣經畧重務債事至此  
尙何事可以自容乎至前後摺奏於所奉諭旨緊要情節  
概不切實明白回奏惟以浮詞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  
者卽同事之軍前大臣等經朕再三傳諭終不令其陳奏

一字朕因其久無就緒不得已傳諭詢問示以欲召回京  
本欲激之使知愧奮或有奏功之日正以召之者促之乃  
伊一得此旨如獲更生卽置軍務于度外託言有面奏情  
形亟欲回京試思有何不能言之情形而必待面奏乎此  
不過思家耳以訥親平日之心思智慮且事朕十有三年  
若謂任其經畧無方輒行退避竟不重治其罪將視朕爲  
何如主伊非不慮及此而敢于遽請回京者衆人能知其  
故乎伊之意中明知不稱任使朕必重治其罪然治罪亦  
不過如慶復之革職家居轉得優游自逸爲嗣續計向來

賞賚豐厚儘足自娛而金川之役傅恒必自請督師朕亦必以此任相屬而彼地險礪林立攻取維艱卽傅恒亦未必遽能奏績不過與伊相等卽能成功亦傅恒之福命所有與伊無所加損如其不成朕又必重治傅恒之罪而眷念舊臣伊必且復用是治罪之條乃伊所預料卽奉到前旨亦無所悔懼惟此旨洞鑒其肺腑伊當俯首無辭始悔其蓄謀之大謬耳此朕向所謂小聰明是大糊塗也不如此不足成其爲訥親而衆人之不能見及卽其遜於訥親之處是朕從前任用訥親原未爲誤也今諸王大臣合辭

奏請將訥親交部治罪于法本無可追但須俟伊回奏到再行酌奪降旨會訥親回奏至

諭曰訥親所奏更復浮混無恥且皆委過于張廣泗訥親以經畧重臣軍中調度皆聽指揮功過無可旁貸豈容一切推卸在張廣泗如摺內所稱各情節訥親身為經畧果實見其非何難據實叅奏卽一面叅奏一面提問亦無不可觀其遲回不斷並非伊見不及此蓋以一叅張廣泗則軍中之事皆伊所仔肩其責愈重惟留以爲卽過之地將來卽或無功而歸亦尙藉張廣泗爲之代任其責居心若



此是豈受恩深重實心任事之大臣所爲乎况伊揭內所稱自任舉失事卽頓兵二十餘日不敢前進是怯懦委靡全無愧憤激勵之意咎無可辭至所詢伊並不親身督戰惟在帳中坐觀諸事亦據一一俯認不諱因奏請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夫遲誤軍機畏縮觀望設令訥親處分他人罪狀有不問以斬決者乎而自乃僅請交部議處此豈降革所能了局者耶又

諭曰訥親辦理金川軍務乖張退縮老師糜餉經諸王文武大臣等叅奏朕諭令侍衛富成將伊舉動言語逐一據

實陳奏據富成奏稱訥親云番蠻之事如此難辦後來切不可輕舉妄動但此言我如何敢上紙筆入奏訥親此語實爲巧詐之尤伊受朕深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陳奏如果賊徑十分險峻伊曾身同士卒盡力進取屢冒鋒刃猶不能克再調勁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架入其阻而供億浩繁徒糜帑項則當以實在情形奏聞請旨罷兵況金川之事自因其與澤旺構釁涉及邊圉不得不發兵致討朕實非利其土地人民輕啟兵端前後所降諭旨皆訥親同辦之事迨伊與張廣泗久無成功朕又屢次傳諭

令其詳悉斟酌倘有不能殄滅之故即可明言其所以然直請班師毋得含糊兩可且於伊奏摺內批示云豈有軍機重務身爲經畧而持此兩議令朕遙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賊增兵費餉朕所不惜若終不能成功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圖歸計以全始終訥親以親信重臣應闕外重寄經朕如此諄切指示亦當遵旨據實覆奏朕豈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請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陳則此局早已可竣何用糜費如許物力是今歲之稽遲皆訥親之貽誤咎更何辭又或慮奏到時爲軍機大臣及辦事司員所知

亦宜親筆密緘直達朕覽何得謂之不敢上紙筆入告此等緊要情節不敢入告豈如伊歷來摺奏撫拾浮言自相矛盾者轉謂敷陳之道當如是耶夫面從而退有後言乃人臣所當切戒訥親所稱後來不可輕舉妄動之語軍機大臣等能窺見其隱衷乎伊之意自知身名決裂且無子嗣計無所出輒思以不必用兵之言博天下迂愚無識者之稱譽而以窮兵黷武之名歸之於朕此其心懷狡詐實出意想之外朕誠不料十三年以來加以隆恩厚澤而訥親之忍心害理竟至於此或

上天以此示朕傳知用人之難耶訥親又云上只慮我膽  
大我如何當得起訥親退縮偷安不敢衝鋒奪險實乃毫  
髮膽量朕方責其過於畏蒞過於膽小何嘗慮其膽大昔  
伊祖冒險登陴流矢貫脰著於女牆之上猶能負傷血戰  
不以爲苦爲國家建立大功今其孫委靡至此實朕所不  
能解又訥親聞雲梯兵過輒云此皆我罪若我今年辦理  
得妥何致聖心煩躁又令如許滿洲兵受此苦累此言尤  
爲可駭滿洲官兵有勇知方一聞調遣無不鼓舞振躍志  
切同仇皆衆人所共見朕方深嘉悅而訥親乃以爲受此

苦累伊從軍營中來爲此浮言搖惑衆心俾衆人聞之不  
知賊境如何險阻艱難此惟經畧大學士傅恒忠勇奮發  
金石同堅不爲所惑耳兵丁一聞此言勇往之氣有不畧  
爲消沮者耶明係伊自不能成功而轉忌他人之成功故  
爲此語巧於離間衆心而不顧國家之大事此其罪可勝  
言耶著將此旨曉諭中外知之尋

命尙書舒赫德達訥親赴軍營會同經畧傅恒等一面訊  
明一面卽將伊祖遏必隆之刀於營門正法令軍前將弁  
士卒共見之

胡中藻

國初於前明臣工之歸款者率仍還以顯職保其初終如錢謙益之有才無行爲

朝廷所深惡痛絕之人至今天下銷燬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而

明諭中猶稱止欲斥禁其書並非查究其事同時之大學士陳名夏輾轉矯詐屢次從寬免死乃猶與同僚甯完我言若要天下太平除非依我兩事甯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啗頭髮復衣冠天下卽太平矣甯以其語

上聞而其時但治名夏以抹刪

諭旨作奸犯科諸款於前兩語亦置之不問蓋

定鼎之初人心未能齊一故

朝廷每以寬大處之乃不料百餘年後尙有喪心病狂之  
胡中藻者謹按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大學士九卿翰  
林詹事科道等面奉

上諭我朝撫有方夏於今百有餘年

列祖

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溥海內外共享昇平凡爲臣子



自乃祖乃父食毛踐土宜其肯識尊親大義乃尙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爲心於語言吟咏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中所應有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白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胼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譏張大逆不道蒙

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意謂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尙有此等鴟張鴟吠之胡中藻卽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某牘

連篇至於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  
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無如漢唐宋明皆  
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皞蓋遠過之乃曰  
又降一世是尙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  
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非開清  
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  
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卽孟子所謂東夷西夷  
是也如以稱蠻爲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人曰達子者  
亦將有罪乎又曰相見請看都益背誰知生色屬裘人此

非謂施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  
斗中間不能一黍闕又曰再泛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  
如何又曰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撥雲揭北斗怒  
竅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兩雨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  
意何所指其浯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  
停及武皇爲失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  
欲借題以寓其譏刺訕謗耳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  
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爲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  
有朝門不開之語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

其和初雪元韻則曰白雪高難和單辭贊莫加單辭出向  
書呂刑於詠雪何涉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生今日  
天地人爲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爲何物其指斥之意可  
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  
岳諸侯瀆一百年來頻首同蓋謂岳瀆蒙羞頻首無奈而  
已謗訕顯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萊衣兩亦字悖慢已極又  
曰不爲遊觀縱盜驪入駿人所常用必用盜驪義何所取  
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泝彼因時邁蓋暗用  
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之覺耳又曰如今亦是塗山會玉

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曰那是偏災今降雨況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歎立加賑卹何乃謂佛燈之難覲耶至如

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花已覺單無蒂之句

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

皇考世宗憲皇帝禮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嘗令有干預朝政驕縱外家之事此誠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事之後朕恩顧節終然一切禮儀並無于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鄂昌往

復酬詠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爲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于父上。曰父君。尙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又曰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爲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是豈覆載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調回京師。則曰得免吾冠。是出頭伊由翰林游擢京堂督學陝西。復調廣西。屢司文柄。其調取回京。並非遷謫。乃以掛冠爲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樸。誰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張。除是脫韁鎖。又曰一世眩如鳥在斂。又曰強官。

我曾慚又曰天方省事應問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事於今怕捉風無非怨悵之語述懷詩又曰瑣沙偷射賊饒食狼張箕賢良祠詩曰青蠅投昊背容辭試問此時於朕前進讒言者誰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于命督學政時曾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卽有下眼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據蓋以爲垂照之義亦可以爲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考經義有乾三

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彖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爲當今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羣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謂出題必欲避熟經書不乏間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冊何止千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朕俱置而不論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



耳朕見此書已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  
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  
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簪風效

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庭侍從會列卿貳之張泰開重  
師門而罔顧大義爲之出資刊刻至鄂昌身爲滿州世僕  
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  
和引爲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  
傳天下後世共知炯鑒張泰開着革職交刑部胡中藻鄂  
昌已降旨掣解來京俟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

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欽此

和珅

和珅之敗余適在京師而尙未登

朝無由悉其罪狀後二十年人軍機乃從檔簿中得其梗概與外間所傳頗無歧異此

本朝一大案不可不觀列之以爲負國營私者戒也嘉慶四年正月初四日恭值

純廟升遐和珅方爲總理大臣意得甚次日卽有御史  
廣  
興疏發其罪初入日奉

旨拿問下刑部並下各直省督撫議罪直隸總督胡

季堂

條陳其罪請依大逆律凌遲處死並列其冀州城外墳塋  
前有石門樓石門前開隧道正屋五間稱曰饗殿東西廂  
房各五間稱曰配殿大門稱曰宮門外圍牆二百丈圍牆  
外設堆撥土人稱曰和陵牆西陽宅房屋二百一十九間  
定制親王墳塋圍牆不得過百丈和珅倍之籍其家更多  
人臣不應有之物于是始將其大罪二十宣示中外當

睿廟冊立爲皇太子時先期預呈如意洩機密以爲擁戴

功大罪一

圓明園騎馬直入左門過

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大罪二肩輿出入

神武門坐椅轎直進

大內大罪三取出宮女子爲次妻大罪四川楚教匪滋事  
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大罪五

純廟聖躬不豫時毫無憂戚逢人談笑自若大罪六

純廟力疾批章間有未真之字輒口稱不如撕去另擬大  
罪七管理吏戶刑三部一人把持變更成法不許部臣參  
議一字大罪八西寧報循貴賊畚聚眾搶劫殺傷將原摺

駁回隱匿不遞大罪九

國服曾有

中旨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乃故違

諭旨無論已未出痘俱不令來大罪十大學士蘇凌阿以  
姻親匿其重聽衰憊之狀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卿李光  
雲以曾在其家教讀俱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大罪十一軍  
機處記名人員隨意撤去大罪十二私蓋楠木房屋僭侈  
踰制其多寶閣榻段仿照寧壽宮式樣大罪十三其墳塋  
設立享殿開置隧道致居民有和陵之稱大罪十四所藏

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

大內多至數倍并有大珠較

御用冠頂尤大大罪十五眞寶石頂非所應戴乃藏數十  
餘顆并有整塊大寶石爲內府所無者不計其數大罪十  
六家內銀兩衣飾等物數逾千萬大罪十七夾牆藏赤金  
三萬六千餘兩私庫赤金六千餘兩地窖埋銀百餘萬大  
罪十八通剽地方當舖錢鋪資本十餘萬與民爭利大罪  
十九家人劉全資產亦二十餘萬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  
大罪二十其宅中太監呼什圖時稱內劉籍其家亦十餘

萬且爲其弟劉寶梧捐納直隸州知州劉寶榆守備銜劉  
寶杞州同銜則和珅之平日貪縱狂妄除大罪外已難悉  
數矣時大學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公擬罪名奏上  
如胡議

上以時常諒闇不忍使大臣棄市乃令和珅自裁尤可怪  
者籍沒後續查出眞珠朝珠一挂訊其家人言往往燈下  
無人時私自懸挂對鏡徘徊談笑低聲自語人不得聞窺  
其心又不僅封殖貪黷之可罪矣其金銀庫內帳及大櫃  
內珠玉等項什物帳簿有好女子四名掌管每年太監羅

玉持出查對一次女子四名香蓮蕙芳盧入兒雲香也

籍和珅之家人劉全劉陔劉印胡六家除金銀外當舖入

座內監呼什圖

即內劉

家得米麥穀豆雜糧一萬一千六十

五石時文安大城兩處被水分給兩縣作為口糧籽種又

分和珅之第半為和孝公主府

和之子豐傳股德前

十公主半為慶親

王府

時向為郡王

及嘉慶二十五年慶親王薨五月十五日營

府事阿克當阿代郡王

詩翰

呈出毘盧帽門口四座太平

缸五十有四銅路鐙三十六對此項皆親王所不應有之

物而和珅有之且銅路鐙較



歸田瑣記

卷五

七

大內所陳尤爲精緻今分設於

景運隆宗兩門外云

歸田瑣記卷五終

歸田瑣記卷六

福州梁章鉅撰

文人奇遇

或問古人致仕以七十爲期亦有過七十而尙未致仕者乎余曰此道其常耳世固有未七十而卽須致仕者卽有已七十而不必致仕者若元魏世祖時侍中羅結年一百七歲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聽歸老年一百二十乃卒則存乎其人之稟賦又豈可測之以常情乎

本朝乾隆初沈歸愚先生以六十六歲中戊午省試六十

七歲中己未會試館選七十歲散館授編修七十一歲以大考二等晉侍講學士七十二歲典試湖北七十四歲乞假回里七十五歲還朝直

上書房晉禮部侍郎七十六歲爲戊辰會試總裁七十七歲患噎疾奉

命許其歸里享林泉之樂七十九歲迎

駕於清江是冬進京祝

聖母萬壽蒙

撰賜歸恩詩序八十五歲再迎

駕加禮部尙書銜九十歲又同錢陳羣迎

駕常州

賜詩有二老浙江之大老句年至九十八而終諡文愬以一介書生暮年新進備叨異數復享大齡事爲近今所稀福亦未免大過身後果以文字之故削銜奪諡古人常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況以文人當之能無惴惴哉

紀文達師

世傳名人前因皆星精僧此說殆不盡虛相傳紀文達師爲火精轉世此精女身也自後五代時卽有之每出見則

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羣擊銅器逐之一日復出則入紀家  
家人爭逐則見具逕入內室正譁然間內報小公子生矣  
公生時耳上有芽痕至老猶宛然如曾施鉗環者足甚白  
而尖又若曾纏帛者故公不能著皂靴公常脫襪示人不  
之諱也又言公爲猴精蓋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羅列榛栗  
梨棗之屬隨手攫食時不住口又性喜動在家無事不肯  
坐片時也又傳公爲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後  
蟒卽不見說甚不一少時夜坐暗室兩目如電光不燭而  
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卽斂矣或謂火光女子卽蟒精也

以公耳足驗之傳爲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穀食  
麵或偶爾食之米則未曾上口也飲時只豬肉一盤熬茶  
一壺耳晏客肴饌亦精潔主人惟舉箸而已英煦齋先生  
嘗見其僕奉火肉一器約三觔許公旋話旋啖須臾而盡  
則飯事畢矣聽松廬詩話云姜西溟不食豕肥文達不  
食鴨自言雖良庖爲之亦覺腥穢不下咽且賦詩云靈均  
滋芳草乃不及梅樹海棠傾國姿杜陵不一賦以梅花海  
棠爲比雖不食鴨而鴨之幸固已多矣芝音閣雜記云  
公善吃煙其煙槍甚巨煙鍋又絕大能裝煙三四兩每裝

一次可自家至

圓明園吸之不盡也都中人稱爲紀大鍋一日失去煙槍  
公曰毋慮但日至東小市覓之自得矣次日果以微值購  
還蓋此物他人得之無用又京中無第二枝易於物色也

劉文清師

諸城劉文清公亦由精靈轉世其歸道山之歲值十二月  
封篆之期公坐內閣堂上座後有一白貓體態甚偉當公  
未至時固無貓也此物自何來人亦不知堂上中書供事  
等羣見之而未敢言及公退貓亦遂不見二十四日公卒

或貓卽狐也公將卒而神出見然則此狐爲公前身矣

### 朱文正師

朱文正公觀察吾閩時先資政公及諸伯叔父皆受業焉  
余入都以門下晚學生禮晉謁公領之及己未公主會試  
先兄曼雲出門下余謂兄之師例亦爲師欲改稱而公未  
之許迨壬戌

廷試公與讀卷之役擢余卷爲第一後以他故抑置第二  
而心常歉然逢人必述之因余文中能用春秋繁露語也  
適余進謁告余曰讀卷所得士例可抗顏爲師况受知如



足下者乎以後可不必再執小門生之禮太老師尊而不  
親老師親而不尊我於君家師友淵源之誼不一而足前  
此所以未許者不欲君以兄弟之私改先人之舊耳時公  
年已踰七十見客恒閉目隱几以杖支頤杖頭置青絹一  
方蓋以拭目也與客談亦多不睜目語雜諧謔有東方曼  
倩之風嘗語余曰頃到孔子廟廷見左右兩人護法一是  
仲夫子一乃蔣予蒲也時蔣方在

朝爲京卿余亦不敢詰其原委甲子

上幸翰林院欲令與宴者皆卽席爲詩公奏是日諸翰林

皆蒙

賜酒觀戲恐心分不能立就

上允之出語諸翰林曰若是日果卽席爲詩諸君能不鑽  
狗洞乎翰林衙門土地神舊傳爲昌黎韓公公以爲代韓  
公者爲吳殿撰鴻一日丁祭畢坐轎過土地祠公自轎中  
回頭作拱大聲曰老前輩有請矣除夕有門士至家與公  
談歲事公舉胸前荷囊曰可憐此中空空壓歲錢尙無一  
文也有頃闔人以饋歲儀呈報曰此門生某爺某爺所送  
若干封公曰此數人太呆我從不識其面乃以阿堵物付

流水耶自以前身爲文昌宮之盤陀石因號盤陀老人有請此者謂公係文昌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君奏請加封號行九拜禮喜爲人說因果嘗言某某前生爲其婦某某爲其妾某某爲其子前世有緣故恒結今世緣也卒之日臥處一布被布褥而已

上親賜奠甫至門卽放聲哭且賜以詩有半生唯獨宿一世不談錢之句公得此亦可以慰矣 青島之術有不可不信者公之先浙人曾祖客於京業鍛有江西一士善地理而道不行迤邐已甚居與朱翁隣每出入扃戶卽易朱

翁視焉居數歲將歸謂朱翁曰承翁愛已久愧無以報德  
意中相得佳城二三處翁能移殯此乎翁謝以無力置地  
術士言此地價不昂我力尙能買以贈翁也因以千文買  
蘆溝橋西鎮岡塔前地一區爲植榆一株告朱翁曰他年  
移殯來樹下卽穴也後嗣當大貴然須堅囑後人若貴切  
無以土塚不華別加土山與石坊享堂等物也故公雖入  
閣惟土墳一邱樹二三十株而已公歿後公之姪山東方  
伯錫爵於墳後培以小土山中央畫一紅日居無何公子  
四品卿遂亡公之孫觀察公年未四十而夭方伯亦視職

賁戌姪孫澄守常州府復左遷病廢累世簪纓頓嗟零落  
近公之曾孫某悟其故不告家人竟將土山毀去乃舉於  
鄉由教習得縣尹公後起乃漸有人云

松文清公

外省知交於中朝之名公偉人有識而無不知有  
蒙古松中堂筠多欲從余得其詳者余與公相聚日淺公  
騎箕時余已外宦屢馳信京師索其行狀誌銘不可得但  
知公以嘉慶十五年由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十九年授  
武英殿大學士二十一年以事降道光間復起爲尙書十

四年休十五年薨謚文清而已間有所聞逸事曾筆之書  
茲錄出以應問者凡七條云嘉慶二十五年八月

脩廟梓宮自熱河回京初奉

安於

乾清宮繼乃擇日奉移於

觀德殿是日出

東華門進

景山東門

上哭泣步送京中自王公大臣官員以下皆得俯伏兩道

之左哭送白袍列跪者不下千萬人余亦在班中遙見  
上步行甫半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  
跪伏者亦搶地大哭衆遠察之則松公也時公僅賞一驍  
騎校不過兵丁拔補之階而

至尊當哀痛迫切之際竟能於千萬人中物色見之非平  
日魚水之契有異尋常何克臻此翼日卽有副都御史之  
命而公仍得左右贊勸矣 公出爲伊犁將軍時未曾挈  
眷一日遣役至京附銀五十兩以爲迎取夫人路費適役  
夫未行而銀已他用因卽不寄路費公家故素儉長公子

少宰

熙昌

竭力拚擋始得送其母夫人就道夫人既至公

亦不擇日卽命入署僚佐皆不知將軍夫人之已至也署  
舊有別院乃置夫人其中而日扃其門供饌之外每月與  
錢十千婢媼傭值俱取給焉院內正屋三楹中爲堂夫人  
居堂東西爲佛堂公每日五更入佛堂頂禮畢坐堂中與  
夫人啜茗閒語半時而出仍扃其門而夫人每日當四更  
必起櫛沐以待之公之禮佛不閒寒暑夫人之夜起亦不  
閒寒暑同時有策大人者公事故簡每日黎明卽起齎面  
畢卽駕騾車傳食於同城寅好署中亦無閒寒暑那繹堂



師時亦在西域嘗戲語人曰我若死入輪迴必與閻羅相  
約或再爲男人或轉爲女身或墮落畜類惟命之從但不  
願作策大人驃及松將軍夫人耳 公由伊犁將軍除吏  
部尙書入京行抵涿州入喇嘛遣人迎之公乘一馬喇嘛  
之使人乘一驃易騎而行自涿州連臂至圓明園其家人  
戚友迎於長新店者俱不知也到園已四更扣軍機章京  
直廬之門司閽者呼葉老爺起公屬爲具摺葉老爺者戶  
部郎中葉雲素繼髮也是日葉公非入直期重公之爲人  
不敢辭而公亦不問其姓名卽以葉老爺稱之而已次日

入

見卽呈講大學首章以爲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  
出借勒相國肩輿候客家人始聞公之已到都也晚仍宿  
園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  
中門公顧問曰此誰家戚誼也長公子曰此某姨娘耳公  
乃恍然曰汝今亦老矣 公身材僅中人而體氣壯實有  
莊敬日強之功惟自邊臣內擢後頭每潄潄動輒日不已  
卽人

對亦然余時以軍機章京詣公宅畫稿值酷暑公以燒酒

及西瓜餉余時余方編輯軍機題名並從公詢樞垣故實  
語頗叨絮公因令解衣縱談因乘閒問公頭動之故公慨  
然曰此非病也我在西域時手刃叛回至數百人未免殺  
戮過重至今耿耿於中不覺震動於外耳然不如此恐回  
疆未必安戢至今也公面如羅漢心極慈祥自是活佛度  
世節鉞所莅無人不被其澤而飲其和叛回之戮辟以止  
辟正公鎮邊作川不知者或以殺降爲公咎豈知公者哉  
公奉差往江南查辦事件得

旨引對後卽欲挈值宿行李出城不回私宅因隨帶之司

員部署不及顧公稍緩時日公許以哺時出城時方已刻  
乃柱途至韓桂舫先生家小住先生尙在刑部署未退公  
自索酒肴獨酌並令韓家人等磨墨供寫大字偶聞宅門  
外喧嚷聲詢之則賣雞擔與閹人爭價也公立取擔人如  
其價全買之向內宅借京錢四千交付訖而以雞囑閹人  
曰爲我交韓太太加意喂養肥美俟我差旋時再來大嚼  
也語畢遂出城住長新店再踰日而隨帶之司員始趕到  
同行焉 公赴江南總督時路過袁江時費筠浦督部

淳

因防汎駐河上款留公於行館午飯賓主皆大戶飲至燈

時公欲易燒酒費從之公謂費曰兩人飲畢竟寂寞此地  
寮屬尙有知酒趣者否費曰卽有之亦不過數十杯卽顏  
然求可以陪我兩人者殊不易得無已惟有河轅中軍某  
副將者庶幾其可然官卑職小何可以陪中堂公曰副將  
亦二品官但取能飲何較官職因急召至令侍末坐公與  
費且飲且談而某副將從旁默飲一杯復一杯不敢留涓  
滴也至五更公稍憊因辭歸舟且曰黎明如順風當卽解  
纜不復來告辭矣公甫登舟而天已曉費遣官探之則回  
報南風甚大斷難開船中堂已和衣睡矣無何而費詣公

舟謝步並邀公重至行館日既風大不能行何不再暢飲  
一日公諾之早飯肴饌已陳公曰昨某副將飲得甚閒雅  
何不仍召之來費令人促之則云某副將昨夜回署卽不  
能言動今晨已奄逝矣公與費皆大驚艸艸飯畢卽回舟  
冒風解纜去此事河上人至今能道之 公喜爲擘集書  
尤喜作大虎字每覓大幅紙盡幅爲之間以贈人或人以  
紙求書者無弗應樞直同人各得一幅余以未得大紙不  
敢求公自謂此字可驅邪鎮鬼蓋亦不盡然也聞在江南  
督署有中軍某副將者驅幹甚雄偉適得大紙一幅磨墨

數升求作虎字公披襟直揮而筆尙有餘墨因順勢向某副將臉上一塗擲筆大笑曰此單料張桓侯也某副將不但不以爲忤且以爲榮公之盛德被人也如此

### 讀書

聖人以身教人不過曰好古曰好學曰不如學其屢稱顏子亦不過稱其好學今人動以講學爲迂濶且以爲宋人之惡習不知聖人已以學之不講爲憂則講學豈足爲世病今世之通患在士大夫不說學而其害遂中於人心國本殊堪隱憂憶嘉慶十餘年間余掌南浦講席其時邑中

士大夫尙講究讀書院中肄業生亦欣欣向榮日以詩文  
相質證雖所講亦不過俗學然所汲汲在此則一切放僻  
邪侈之事究竟無暇兼爲之今相隔三十年此調不談已  
久無怪乎風俗之日偷而可與言者之日鮮也癸卯夏間  
蘇鼇石廷尉廷玉由蘇州回閩過浦余留在北東園中談  
讌數日廷尉寓居城外早入晚歸嘗語余曰余日夕往返  
不下六七次而從無一入耳之書聲何也余告以浦人近  
不務讀書同與浩歎因憶江行雜錄中載司馬溫公過鳴  
像山餘慶寺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



與諸生講書村人不及聽今幸相遇願得聞其畧公卽取  
孝經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  
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  
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司馬端明矣不知公後  
日果何以答也似此佳話今日不但無此人亦並無此事  
矣王漁洋先生云嘗聞耿道見說古本庶人章末有詩二  
句云晝爾十茅竹爾索綯附記於此以廣異聞

讀儀禮

內外孫中有稍聰穎者自謂五經及周禮爾雅皆已讀遍

銳意欲讀儀禮而塾師中不必皆已讀儀禮者遂有擇師而事之意余不謂然也憶余少時與澤卿兄同塾讀先叔父太常公每課澤卿兄讀儀禮竟能背誦如流而先資政公卻不以此相督責謂必須五經爛熟然後再治儀禮否則徒勞而罔功昔韓文公以大儒尙苦儀禮難讀況後生小子乎嗣余出從外舅鄭蘇年師學爲制義偶以俎豆之事命題時余方閱無錫秦氏五禮通考將俎豆故實分比臚列粲然大爲蘇年師所激賞謂皆從儀禮中來實則未嘗肄業及之也未幾應新郡伯觀風題爲端章甫時余方

閱吾鄉林樾亭先生三禮陳數求義於端章甫制度頗有  
會心閱觀風卷者爲蕭山王南陔先生

紹蘭

以余卷獨能

貫穿儀禮擢冠其軍自是余始恥聲聞之過情而大作讀  
儀禮之想偶輯成儀禮節本四卷調稍簡易可備授徒之  
資偶以示同年老友王陸亭廣文

大經

則以爲中多疎舛

不足以示後學於是又毀其稿而自知其困苦難成也今  
諸孫中果有能讀儀禮者此正古人所謂難者不避豈肯  
阻其向往之心而不能不以余之所閱歷者正告之竊自  
比於識途之老馬云爾

## 月令氣候

諸孫中有讀月令者執簡而問曰月令一年七十二候之名何以與時憲書所載亦有異同余曰豈但此兩書異同已哉七十二候之名權輿於夏小正此後則汲冢周書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所載字句各有錯出然亦不過小異而大同惟王冰注素問所引呂氏春秋七十二候則與今行呂氏春秋本迥不相同如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

天華此皆無關宏旨惟今時憲書十一月麋角解自乾隆  
間改爲塵角解已奉

功令通行不可不知耳

### 千字文

千字文有三本齊蕭子範之作不傳梁周興嗣所次據梁  
書南史皆以爲王羲之書乃尙書故實云武帝命殷鐵石  
於鍾王書中楊千字召興嗣韻之一日綴成玉溪清話亦  
云梁武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興嗣次韻成文所說不同  
宋史李至傳亦言是鍾繇破碑而盛百二柚堂筆談云右

軍所書卽鍾千文也金壇王氏鬱岡齋帖題曰魏太尉鍾  
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勅書起四句云二儀日月  
雲露嚴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是周興  
嗣所次亦有二本不同也余偶爲人書千字文律呂調陽  
作律呂調陽觀者或以召字爲誤請削易之余曰召字不  
誤呂乃誤也宋吳坰五總志云隋智永禪師居長安西  
明寺自七丁至八十歲寫眞艸千文八百本人人爭取之但  
作律呂調陽者皆是按閏餘與律呂正是偶對不知何時  
誤作呂字余齋藏董香光手書冊亦作呂矣

上大人

余流寓浦城次兒三兒五兒及長女三女悉比戶而居內  
外孫十餘人皆不過十歲上下塾師延至四五人有初學  
執筆者每寫上大人等字輒詢塾師以出在何書如何謹  
解多不能對余告之曰水東日記載金華宋潛溪學士

濂

晚年喜寫此必知所自說郭中亦載之大概取筆畫稀少  
易於識認耳祝枝山猥談云此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  
爲一句孔爲一句乃孔子自稱名也一已化三千七十士  
爾爲一句言一身所化士有如此也小生八九子佳爲一

句蓋八九乃七十二言三千人中七十二人更佳也作仁  
可知禮也爲一句作猶爲仁與禮相爲用七十子善爲仁  
其於禮可知也此說不知所本要足以廣異聞

泥瀆唱和詩序

道光辛丑秋余駐兵上海防堵喫夷適朱蘭坡同年

瑤黃

霽青太守

安濤

先後來訪皆昔年宜南詩社舊侶蘭坡別

不過七年霽青則別二十餘年此番不期而遇於戎馬倥  
急之中真喜出望外矣時霜蟹初肥因招集行館中飲酒  
賦詩乃不數日卽爲搏沙之散悵良會之大難惜勝游之



不再每思作一小文醜縷其事而匆匆未暇以爲也今夏  
養痾補城忽承霽青以詩文集見寄反覆卒讀如同晤談  
詩名息耕草堂詩集文名眞有益齋文編中有滬濱行館  
雅集詩序一篇則正述丑秋之事故人千里適有同心爲  
之狂喜遂亟錄之庶幾此文傳而吾輩亦因以俱傳也文  
云鄙人以辛丑暮秋旅食滬濱適涇縣朱蘭坡先生因稽  
呂之契訪崔李之交命駕而來蓋舊有喜時長樂梁公方  
開府吳中籌邊海上爲東道主續南皮游折簡而材官馳  
張筵而衛士屏巨螯入手旨逾八珍落英滿杯香生九醞

邈矣達官之高致依然京國之故情聽晚吹於營門方愁  
送客點風燈於牙帳倘許收歡滬濱人雜五方地無重險  
戎心狡啟蒿目多艱前此疆吏或閉關以禁姦或沈船以  
塞口商民交病怨讟繁興公則秉和以輯衆心主靜以孚  
衆志斟酌於同欲措置於無形以故人予予而公有餘人  
皇皇而公獨暇否則朝野殊其榮素身世判其閒忙又安  
望羽書填委之餘尋文燕從容之好如此集者哉席旣罷  
公顧謂鄙人良會無多今日可惜時之過也文則永之速  
美羅喉爭砍陳於風雲之表遲慙司馬勉磨鈍於砥礪之

旁制限七言人名四首，郭中公譌讓彼七子之多，漢上題標卽此一編之續云爾。

高雨農序

道光壬辰秋余初次歸田，暇輒類次前後所爲雜文，自知體雜而辭支，不足以言載道，顧三十年來時有紀事之作，不忍棄之如遺，姑撫拾叢殘，就正於高雨農中翰。雨農遽爲之序，且有溢美之辭，噫，余文不足存，而雨農之序則甚可傳，余或附之以存，未可知也。因先附錄於此，他日兒輩或編梓余文，則雨農序實啟之，不可不記。序云：韓子論文。

曰慎其實夫其謂實者豈專於文求之哉不於文求之而  
充其實豈不足於文哉譬置兩人集於此一無實而求工  
於文一有實而不以文自名如以文論宜求工者勝不以  
自名者絀矣然彼無實之文於古文冥追而默契之肖其  
體格焉又肖其聲情焉可謂盡其心於文字之間者要之  
體格之肖土偶之面目而已聲情之肖優孟之衣冠而已  
羊質而虎皮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君形者亡焉耳而  
有實者亦既昭晰無疑優游有餘矣卽不以文自名其爲  
文者故在也因綜論之自韓子復古後同時之柳李宋之

歐陽曾王三蘇元之虞明之歸王固斯文大宗矣其外有  
實而可貴者區其體有三焉清明和吉德人之文也總攬  
橫貫學人之文也坐而言者可起而行通人之文也三者  
不必求似古人韓子以爲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不必  
不以古人歐陽子以爲取其自然者是也其精氣充溢方  
烜照不泯豈不可自成一家哉長樂梁方伯荳林先生起  
家詞臣至今職勲勞內外爲

國屏翰其著紫藤吟館詩鈔久風行海內旣成政歸哀其  
文若干卷爲退庵文存屬樹然論之曰某平生精力半耗

於仕宦亦半耗於詩其文但率胸臆言之未能求工也對  
然謹對曰文何必求乃工哉求工之工是謂有人之見存  
未見其能工也已受而卒業見有清明和吉者有總攬橫  
貫者有坐而言已起而行者嘆曰茲豈非實述而光燿者  
邪三者得一已足自名况兼有之乎先生之不求工乃先  
生之深於文也謹述所見請質以報敢云序先生集哉  
後雨農此序作於道光甲午次年余卽奉

召復出迄茲十年中間人事牽率又添作雜文數十篇而  
心計愈粗故步愈失雨農久已物故此後誰復相知定吾

文者乎擲筆爲之慨然

已刻未刻書目

朱碧齡卽幕著書之名與澤卿兄同入家塾每分檢陶九成說郛中所錄各小種刺取他書補之先大夫斥之曰陶書本係節錄何煩汝補此韓文公所謂無益費精神也先叔父太常公乃從旁解之曰此正古人所謂有斐然述作之意者聽其所爲猶勝於他玩弄耳登鄉薦後復稍稍爲之先外舅鄭蘇年師又訓之曰古人著書多在遲暮之歲或出窮愁之餘今吾子似尙不宜急急於此余皆謹識之

不敢忘既通籍官京師日與通儒碩士上下其議論又京  
秩清暇非書籍無以自娛卽外宦後案牘餘閒別無聲色  
之好亦惟甄微闡幽挹殘守缺是務歲月旣積卷帙遂多  
而衡諸古人著述之原其實毫無心得回憶先大夫及太  
常公燕年師之訓言不覺爽然若失今年踰七十筆硯久  
荒料檢陳編皆數十年心血所存不忍盡棄中有己刻問  
世者有尙未能付梓者自憐享帚之愚難免覆瓿之謂姑  
錄存其目付後人知之俾無失散云爾

論語集注旁證二十卷

自序 朱刻



孟子集注旁證十四卷

自序 未刻

夏小正經傳通釋四卷

祝芳齋師序 未刻

倉頡篇校證三卷

就孫淵如觀察原本而校補之 未刻

稱謂拾遺十卷

未刻

古格言十二卷

劉金門侍郎序 湯敦甫閻老序 刻

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

未刻

三國志旁證二十四卷

未刻

南省公餘錄八卷

謝薌泉侍御序附盧文肅師戴金溪 尚書顏煜甫制府孔奎溪方伯齋 刻

林都統達玉圃郎中各題詞 已刻

樞垣紀畧十六卷 朱詠齋從書序 自序 已刻

春曹題名錄六卷 未刻

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卷 未刻

文選旁證四十六卷 阮雲臺師序 自序 已刻 朱蘭坡侍講序

玉臺新詠讀本十卷 未刻

制藝叢話二十四卷 朱蘭坡侍講序 未刻 楊芸士明經序

試律叢話十卷 吳棟華廉訪序 未刻

楹聯叢話十二卷 陳蓮史方伯序 自序 已刻

楹聯續話四卷 自序 已刻

巧對錄四卷

自序 已刻

長樂詩話八卷

自序 未刻

南浦詩話四卷

祖觴齋師序 已刻

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

陳恭甫編修序皆錄五代以前作 未刻

閩詩鈔五十卷

皆錄宋以後至 國朝各詩 未刻

三管詩鈔五十八卷

輯錄廣西通省古今近人遺詩 已刻

三管詩話四卷

自序 已刻

三山唱和詩十卷

壬辰秋至乙未春里居所輯 未刻

東南嶠外詩話二十卷

未刻

江田梁氏詩存九卷

自序 已刻

退庵詩存二十四卷

翁覃溪師序附蔣繩堂閣老劉全

葉筠潭方伯吳巢松侍郎陳恭甫編修吳棫華廉訪

郭頻伽董晉卿楊芸士三明經題詞 已刻

退庵詩續存八卷

自序 已刻

退庵隨筆二十四卷

湯致甫閣老序 賀耦庚制府序 已刻

閩文復古編六卷

未刻

閩文典制鈔四卷

自序 已刻

滄浪亭志四卷

自序 已刻

滄浪題詠二卷

張蘭渚中丞序 林少穆尚書序 楊

芸士明經序 已刻

梁祠輯畧二卷

朱蘭坡侍講序 高士祠作 白序

為吳中新建梁伯

江漢贈言二卷

黎湛溪河帥序 王槐午觀察跋

已刻

東南棠蔭圖詠三卷

朱蘭坡侍講序

白跋 已刻

吳中唱和集八卷

自序 王香湖方伯跋皆錄吳中同

葑江別話四卷

皆錄壬辰年引歸吳中同人送別之作 未刻

北行酬唱集四卷

陳芝楣中丞序 時所輯 已刻

道光乙未奉 召

疊韻詩

余作七十自壽詩蒲巾人和者寥寥每藉口於韻脚之難其實余成此詩時即已為和作者地並無險難之韻也適

楊竹圃親家自揚州寄和原韻詩至余卽疊前韻答之既  
思竹圃新春亦正七十復疊前韻寄祝雖詩格愈低而運  
轉自如並不覺爲韻所縛也因備錄前後兩疊韻詩以詒  
觀者以示家人使知余雖老衰而於此事尙復興不淺耳

楊竹圃親家來韻寄和拙作自壽詩疊前韻賦謝云俚

言一片付鱗鴻四十餘年過景匆

君之季父養亭先生延先資政公主講其家余

之交君始此事在嘉慶二年

變滅雲烟憑海上迢迢日月自壺中偶因

陶寫詩無債爲遣牢愁酒有功南北相望二千里天然爾

個信天翁歸田何事不真歸雙塔三山夢裏達關關

堪參升服

陝夷要住白塔寺

庭階且自看萊衣稟情君欲凌滄海

時君將就養暫嗣安豐場官之任地在鹽城海濱

小築吾欣倚翠微

浦城新居在男山之麓

但願故人長健在柔榆異地共晴暉

尙憶刊江一櫓移

綠楊深處兩家宜二分明月空懷惜萬朵名花春事遲小

合苦岑增感愴

謂謝朓石

無端萍水又分離

時海氛甚惡揚人紛紛欲逃避余初

與君相約靜鎮不動既乃各自食其言

伯勞飛燕匆匆散從此天涯繫遠思

朋好來年聚諾難知君一例起長歎卜居有願詩人老

楊雲甫先祿有詩來誇新宅之美

行水無功

國典寬

廖鈺夫尚書

舊帥仍懷忠愍赤

蘇龍石督部

逐臣深望

詔書

林少穆  
督部

春明伴侶晨星似何日團圓續古歡

疊

前韻寄祝竹園親家七十壽云同是乘時遇順鴻回頭人

海各匆匆自耽儒素非寒乞爲念時艱豈熱中澤在雲司

應有報風清榆塞不言功

公由刑部郎出  
爲榆林兵備道

盛時進退原容易林下新添搜鍊翁 連城新道孰當歸

到處安家願不違

公本籍連城遷居福州新  
道茲復寄居陽州安家巷籌筆深心消

黑劫影纓與數稱斑衣

公以武岡軍功  
蒙賞戴花翎

倦還豈學陶元亮

飛養難留束廣微

公甫首鄉秩  
鹿乞養歸

爲感

九重宏錫類白頭猶許戀慈暉

側聞仙侶晚舟移無恙



歸帆穩更宜

初以避海氛移家淮上事定即歸

詩興多緣朋舊起手談不

厭夜眠遲偶鑽故紙仍遊戲

舊掌安定書院講席旋即辭去

為出新硯

別離

結嗣四人皆從政外出

安得腰纏再騎鶴相勉一醉尉相思

本

再游弋上親奉壽觴聞公將就養安豐遂不果

七十年華古所難神交何必索

居歎介眉酒值看筵巧放服添壽海屋寬

公誕辰當正月安豐地濱海

話舊尙能霏玉屑延齡端不藉金丹松蘿竹柏齊珍重記

取新開八麥歡

古人以七十一歲為開八麥容齋隨筆言之甚詳

### 和卓閣老紀恩詩

余本擬年逾七十戒詩不作今年七十有一新正甫數日

卽次韻湯敦甫閣老同年游龍杖詩甫脫稿寄去不旬日  
又接卓海帆閣老同年索和眞除揆席紀

恩詩復連宵於枕上成之自笑甫說戒詩旋卽破戒道力  
之不堅定可知或笑余開年但和兩閣老詩未免勢利余  
亦無以自解也明知此後不復編詩付梓而又不忍聽其  
過若飄風姑付錄之於此記得嘉慶壬戌傳臚後恭讀  
聖製詩注云庶異日卓有表見人稱名榜今始知公姓於  
四十年前早兆於

天語之中宜其爲名榜中第一人也詩云有喜聯翩近

聖願更欣新詔及春頒

九重旱日資霖雨

嘉慶壬戌傳臚日聖製百廿餘年重

雪山

蜀中自遂寧相公以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學士迨茲一百廿三年表見真符

天語識承平但望日思艱雲龍追逐當時志媿我衰齡獨

閉關仰鏡傾風九品銓

公久掌銓衡卽酬庸合被

主恩偏杜房已久參丹地

近年參知政事者以公爲最久壤頤由來共木

天

謂哲嗣鶴溪編修

盛可彈冠憐我老何須搦管恍人先

元唱於百日後

始得

寄聲三百霓裳侶四十年前漫拍肩

楹聯牘話

余撰楹聯叢話初刻於桂林一時頗爲紙貴近聞粵西湘  
南兩省皆有翻刻本後至揚州書坊亦欲謀翻刻阮雲臺  
師爲懲惡余充成之於是又有揚州翻刻本既歸閩僑居  
浦城彙檢後得者又編成六卷付梓題曰楹聯續話而乞  
者愈多矣尙有同人續錄見寄者則細碎不能成編而竟  
置之又復可惜因附入歸田瑣記之後庶不負錄寄者之  
盛心云爾

粵西余小霞州判

應松

所錄寄聯話最多如姜南蓉塘紀

聞一條云正德中以江都趙鶴爲山東按察司提督學校

副使鶴政尙嚴厲所至考校生員多所罷黜衆議紛然搢紳亦多厭之竟以此罷官鶴去以貴溪江潮代之潮亦風裁凜然生員之傷弓者猶畏之潮出巡至齊河縣其分司壁間有題對句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潮又起風波潮見之遂投劾歸恐招怨也 又聰訓齋語一條云圃翁嘗擬一聯懸草堂中云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卽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恒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卻有至理 又王笠舫琅嬛集一條云李東陽壽商文毅 輅七十對聯云白古年華稀七秩本朝才望重三元按出句用人生七十

古來稀語自是佳典我

朝乾隆年間恭逢

高宗純皇帝壽登七十自稱古稀刻有古稀天子之寶則此後普天臣子斷不可再有古稀之稱而近日操觚者流尙有貿貿不知此事者所宜正告之也 程南樵樵餘詩

話云汪瑟庵先生爲安徽學政時循例至金陵試院考錄遺才撰楹帖云三年燈火原期此日飛騰倘存片念偏私有如江水五度秋風曾記昔時辛苦仍是一囊琴劍重到鍾山道光初有太平廣文某以送考來金陵故事廣文送

考者例向學使求所屬遺才二名是科爲沈小湖學使一  
概謝絕某廣文戲改前聯云三年辛苦只求兩個遺才偷  
家片念垂恩感深江水百計哀號不管八棚伺候拚著一  
條老命撞死鍾山後學使亦微聞之不罪也 又余小霞  
贈汪西芝巡檢楹聯云菜根滋味知君慣潭水交情愛我  
深皆切其姓 又壬寅罷官舟過藤縣溫心山明府

鵬翔

初建訪蘇亭落成代姚若虛撰聯云萬里赴瓊檐夜起江  
心弄明月一亭撫笠屐我從畫裏拜先生

心山以范林中丞師所遺蘇公

遊後園  
勒石

又自撰一聯云公是孤臣明月扁舟留句去我

爲過客空江一曲向誰彈蓋櫟括文忠公簾江五古詩意

也 又代鶴松圃

年

重建陽朔縣書院講堂一聯云交筆

聳層霄愛此間對萬壑襟懷教化由來先黨序書樓崇講

席願多士做千秋事業顯揚不僅爲科名文筆書樓皆陽

朔古蹟也

又代曾幼竹明府挽興靜山太守云廿年無

此深交最可感老尚依劉久而彌篤一病猶勤官事更堪

傷危將易簣語不及私 又代幕友黎白仙云治譜已千

秋是名宦傳人最堪惜正盼遷驚遽悲化鶴齊民同一哭

况平生知己更難忘幾番說項五載依劉 又應松挽吳



荷屋中丞云爲名士作詞臣任封疆大吏愛路近家園小  
住桂林營綠野工書畫考金石著燕許文章帳跡疎壇坫  
遽聞宛率迂香山時中丞僑寓桂林應松解組後甫得聯  
文酒之盟而中丞遽捐館舍故次聯及之 又萬乙樓太  
守集杜句贈應松云古來材大難爲用老去悲秋強自寬  
又憶得湖南撫部某到任初入本境有某來迎談次問  
湖南有新聞乎某猝不及對久之乃曰無新聞惟近時有  
一對甚工有某縣令姓續名立人者一人戲以其姓名演  
成一對云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此語頗膾

炙人口撫部笑而罷及到任竟撫以他事劾去撫部不知何所見實則令乃一好官也此道光近年事

福州學署中三百三十三士亭爲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有三百三十三石皆當時諸生所獻每石鐫一諸生名今尙林立無恙笥河先生報政將還朝適介弟石君師來代先生撰亭聯云偶爲還地看山計若慰連牀話雨情運化無痕自非老手不辦

徐樹人觀察有泰山孔子崖集句石刻云仰之彌高鑽之通堅可以語上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又

高唐州武廟爲山西鄉祠觀察撰聯云鄉人到處皆祠祝  
先帝當年此宦游昭烈帝會令高唐故云 又集唐開元  
泰山銘字爲楹帖云載錫之光百祿是何則篤其慶萬福  
攸同又一聯云積德承先子臣弟友虛心稽古禮樂文章  
又濟南府江南會館云表海濱雄風今樂何如古樂明  
湖聯舊雨濟南勝似江南

林岫瞻比部在京爲其祖母稱觴余大兒逢辰贈聯云致  
歡久協曹全謬介福長酬令伯情皆切祖母說重親致款  
用曹全碑語非素講漢隸者不知也介福亦用易經受茲

介福于其王母語

有杭人趙京者因病入陰司舉頭見柱上一聯云人鬼只  
一關關節一絲不漏陰陽無二理理數二字難逃後署會  
稽陶望齡題

廣東省城有武陵會館在歸德門外晏公街杭州商賈於  
此釀金刑建既落成其鄉人梁應來即王爲撰楹帖云一  
閨荔支香聽玉笛吹來偏傳南海雙聲楊柳曲問金尊把  
處憶否西湖真雅音也

王未蘭避暑鈔中載侯官連梅耦明經攀桂所作楹聯多

可採如云暗室中須問心得過平地處亦失足堪虞幼不  
學壯無能傷今老大過愈多功又少請自乘除始念佳而  
轉念不佳見義無勇一事錯而凡事皆錯擇術未精四十  
二年碌碌無奇安得出人頭地三百六日孳孳爲利何堪  
昧我性天顯揚之謂何筋力漸衰歎利名無就教誨不可  
已心思既竭望子弟能賢按利名無就四字近俗有友人  
代改之曰行藏無據似較勝也

朱竹垞先生嘗爲施粥廠作聯云同是肚皮飽者不知饑  
者若一般面目得時休笑失時人此較隨園詩話所載題

養濟院一聯稍有含蓄

貴州省某驛館中有一聯云滿眼盡窮黎矣忍多用一夫  
悞他舉家生活兩頭皆險路何不緩行幾步積君無限陰  
功仁人之言亦積無限陰功便是當頭棒喝矣

袁簡齋先生嘗言神廟聯以用成語爲宜然親切渾成而  
有味者不可多得聞張睢陽廟一聯云鬚髯輒張凜凜有  
生氣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此本傳與韓文本爲睢陽寫  
照難得天然作對耳又金陵三聖廟祀劉關張其聯云若  
傅粉若塗朱若潑墨誰言心之不同如其面爲君臣爲兄

弟爲朋友斯誠聖不可知之謂神此聯膾炙人口然三聖  
字已覺未安而傳粉堊朱潑墨等語皆不見古籍兄弟二  
字尙本史傳而朋友二字又是虛談矣

京師浴堂門首聯云人門兵部體出戶翰林身蓋上句借  
音爲冰布體下句借音爲汗淋身也嘉慶乙丑聶蓉峯  
敏以庶常改兵部主事至已巳

禹壽鼐復以撰進頌冊

實編修有友人戲舉浴堂聯句贈之皆以爲巧合

張詩船方伯知余方續集聯話自桂林手書一紙寄來云

文遠舉先生以翰林歷掌文衡官步軍統領卒於駐藏大臣之任喪歸京師曾撰聯奉輓云內相經文兼緯武西方成佛卽升天祥符大工未合龍以前正月初三夜走埽下南同知王漢沉焉越七日末屍不得以衣冠歛亦撰聯弔之云七日招魂屈子衣冠輕似蛻

九重賜卹王尊名節重於山又題風洞山云離江水綠招涼去常侍詩清賞雨來又題五詠堂云雄藩勝覽會開園太守風流尙讀書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有所撰知好輓聯必出手製然但抒哀悵且冀以存其人不暇



國瑞云吳會領班

聯實政真無慚益友淮揚瘁心血虛銜何以慰衰親余在

蘇藩曾調石舟爲首郡甚資臂助既擢淮揚道以河壩出

力加運使銜歿時其慈親尙在堂也又輓江寧方伯成蘭

生

世瑄

云望斷黔陽可憐萬里雲飄依然將母魂消白下

共惜半年風鶴了卻孤臣客冬暎夷之擾余防堵上海督

部遠駐鎮海時金陵惟蘭生一人支柱風鶴之警無日無

之往來書問間日必至皆商畧夷務軍情意見頗合白余

引疾後蘭生勢益孤遂以憂死聞靈船由長江回貴州尙

煩太夫人扶觀也在蘇州日輓吳縣令賀吉人

崇禎

云百

里舊神君剡牘未酬舉主願卅年前進士蓋棺猶是宰官  
身吉人爲余十餘年前所薦卓異至今未進一階近余重  
莅吳門復以同知 奏薦奉部覆准之日吉人已不及見  
矣又寄輓歸安沈香城別駕 廉云淮浦最傾襟脫穎爲君  
欣得地吳門方掃榻遺函報我已生天余延香城於袁江  
署齋三年甚相得香城得官後改執弟子禮甚恭近以奪  
官歸里余急折簡迎之甫得報書旋聞化去尙未及中壽  
也在浦城輓周芑源廣文云一鄉善人易哉一弟分憂一

孤在抱兩行老淚痛此兩年盛會兩世交期余到浦後追  
暑消寒之會頗盛芭源輒在坐嘗稱之爲一鄉善人同人  
無異辭也 又寄輓杭州許太淑人云桂嶺蕪城隨地齊  
歌衆母母慈心蓮性生天早現法身身太淑人之子兩淮  
分司小琴 停詩 粵西太守苟友 停書 皆余門下士居官並  
有循聲云

余解組後戲作一篆印云難進易退學者阮雲臺師見而  
喜之爲推其意醒古語作楹帖相贈云難進易退易事難  
悅先勞後祿後樂先憂余甚愧其言謝萊石同年贈聯云

乾隆末舉秀孝嘉慶初歷翰林部道光間掌封圻回首功名  
成百順經史部有旁證藝文家喜博稽政事門備掌故等  
身著述自千秋今年爲七十誕辰福州王叔蘭以聯寄祝  
云二十舉鄉三十登第四十還朝五十出守六十開府七十  
歸田須知此後逍遙一代福人多暇日簡如格言詳如  
隨筆博如旁證精如選學巧如聯話富如詩集畧數平生  
著述千秋大業擅名山亦曾就余篆印語而行之者也

歸田瑣記卷六終